

## 零报告 (小说)

□源泉



绘图·瞿溢

又是一夜的辗转反侧。  
“不许儿子和儿媳回家？你老糊涂了吗？”老伴坚决反对。

“不是不允许回家，是观察一下，暂时不要回家！”老蔡明显感到底气不足，急中生智搬出林书记来，加了一句：“是镇上林书记同意观察的。”

“那镇上怎么不发文件，自古以来，我还没有看到政府不让人回家的，我只知道，只有美国政府不让钱学森回国，怕他搞原子弹。”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的老伴这几天没有事，天天在手机上看连续剧《外交风云》，还一看就用上了。

“想想2003年非典的惨痛，老支书是怎么死的，难道我们还不能时刻保持警醒的头脑？”

“警醒是必须的，在事实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你这样做，无疑与武汉那8名造谣者无异，老蔡头，你不要晚节不保呀！”老伴反驳道。

“正因为我要在最后一班岗上守好门，把好关，我才能这样做。”老蔡开始理直气壮起来。“这是对党负责，对政府负责，对人民负责！”老蔡加重了语气。

“我不管了，要说你和儿子说吧，反正酒席我订了，人我也请了！”老伴掀开被子，睡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老蔡也翻身下床，披衣来到院子里，正值月半时分，乡村的夜晚静静的，皎洁的月亮高悬天空，明净的月光让静寂的村庄、田野、树木、小河，披上银色的薄纱，撩起人们想揭开面纱的欲望。腊月的夜风依然刺骨，老蔡打了一个寒战。

“咳、咳、咳”，老蔡不由得一阵猛烈咳嗽，似乎“肺”开口说话了，要与他交流。“肺”开始时气喘吁吁，用微弱的声音对老蔡说：“我是肺，人需要我提供氧气，通过我与外界保持气体的流通和交换，以获取生命的力量。然后，又通过我身上的肺泡将人体代谢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除体外。”

老蔡说，那我几十年来咳嗽不止，是不是肺部出现了问题？“肺”吸了一口气继续说：“主人呀，你是支气管出了问题，如果是我出现了问题，可不会这么长时间了，因为我太娇嫩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的。”

“咳、咳、咳”，老蔡又是一阵猛烈咳嗽。他似乎又听到“肺”在大声呼吁：“主人呀，要及时保护好我呀，一旦我的功能出现障碍，主人你就会出现咳嗽、胸闷、气喘等症状。严重时，我吸气与呼气的动力就不足，主人你就会呼吸无力、气短、声声低怯、体倦乏力，也就是你们医生所说的‘肺气不宣’、‘肺失肃降’。”

那怎么办呢？老蔡在心里问道。

一阵风吹过田野，树枝上发出簌簌的声响，围墙外的路灯发出微弱的光，但还是有不少飞虫在灯光里飞舞。奇怪的是寒冷的夜晚居然有几只蝙蝠在天空下盘旋，似乎在寻觅美味大餐。

“肺”又开口讲话了：“主人呀，不要让我受凉、不要让我受刺激，比如：熬夜、酗酒和吃太油腻、辛辣刺激的食物，在雾霾很严重时，要戴上口罩，预防我受到污染，有时间多去野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哦，对了，主人呀，我要特别提醒你，我最怕的，是一种寄生在一些野生动物身

上的病毒，比如，老鼠、蛇、蝙蝠等等，一旦这些病毒进入了我的体内，我只能抵挡最多十四天的时间，然后，我就会迅速萎缩成一张白纸一样，失去一切功能，主人就会失去生命，十多年前你们所命名的‘非典’就是这种病毒的表现，而且传染性极强，只要你们面对面，不加强自身保护，就会相互传染，不切断传染源，我的兄弟姐妹一样会受到侵害。”

“啊……嚏……”，又是一阵寒风掠过，老蔡连打三个喷嚏后仿佛才从梦境中苏醒，他知道自己受凉了，他抬头看了看天空下盘旋的蝙蝠，月光照射下，蝙蝠的剪影就像一只只黑魔向老蔡扑来……

儿子并不同意老蔡的决定。“我三年都没有回家了，这次婚假也请好了。”儿子在微信上回复道。

想想也是，儿子在武汉一被感染了怎么办？但回家，万一把病毒带回来又怎么办？老蔡心里直打鼓，十几年前非典的惨痛一直折磨着老蔡的心，他感到心力交瘁，加上前天晚上着凉，半夜开始发起高烧来。老伴拿来退烧药心疼地责怪他：“老蔡头，你这是何苦呢？把自己管好，把家照顾好就行了，不要再逞强了！”

凌晨，老蔡迷迷糊糊刚入睡，就看见老支书来到床前，老蔡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听见老支书说道：“老蔡呀，非常时期你可要担起责任来，不要忘了非典带来的伤痛呀，要做一个对得起老百姓的好官啊！”

“做一个好官——”这声音在老蔡耳边越来越响，老蔡猛然惊醒，原来是一场梦。“是老支书不放心老百姓，在天之灵托梦来了！”老蔡喃喃自语。

清晨的海州镇从睡梦中醒来，喧闹、繁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老蔡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睡过钟点，他摸摸额头，高烧竟退了，不过头还是有点隐隐作痛。

“好官哟！”坐在办公桌前，老蔡反复咀嚼着这句在梦里和现实中出现过的话。他不由自主拿起电话，给远在武汉的儿子打过去，足足打了四十分。放下电话，老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把社区大学生村官小缪叫到办公室，吩咐他制作几

“感冒了，嘴里没味！”老蔡对

“赛庆嫂”说道。

“这些日子天气忽冷忽热的，老蔡你要当心一点，多保重。”“赛庆嫂”关心地说道。“我家在武汉的那口子，昨天开始发了一夜的热，我让他到医院看看，他说庄稼汉扛得住，工地上还有几个工人也咳嗽，发热，没大不了的事，再说过两三天就回来了。”

“什么？你男人发热了？还有几个工人？”老蔡急忙反问了一句。

“是呀，他难得感冒一次，就是感冒了，我老公说了，多喝点白开水三四天就好了，反正他们快回来了！”

“不能回！”老蔡条件反射般地脱口而出。

也许老蔡的声音大了一点，严肃了一点，一下子把“赛庆嫂”说懵了。

“昨了，老蔡，你这话就不中听了，我男人一年到头在外，过年了，你这个当官的还不让我们团聚一下，你真的要我和‘奥利奥’过年呀！”

听到叫“奥利奥”，正趴在老蔡脚边的小狗“奥利奥”昂起头，向前耸起了耳朵。

“不是的，大妹子呀，是这样的，我是想说，你听我慢慢说！”老蔡一时语塞，竟想不出恰当的话来了。

幸好，旁边桌上一个正在吃面条的邻居插话，开了句玩笑：“老板娘呀，不要激动，老蔡不让你老公回家过春节，八成是老蔡想和你一起过年吧！”

“赛庆嫂”也是八面玲珑之人，也正为刚才一句冲动的话后悔，听邻居一说，不由得顺势下坡，接着邻居的话茬笑着：“老蔡，你真的想和我一起过年吗？”

老蔡也靠窗下簷，哈哈哈一笑说了句：“玩笑，玩笑！”解了窘境。

“赛庆嫂”毕竟是见过场面的人，不忘记补充一句：“我们的老蔡可是好官哟！”

“好官哟！”坐在办公桌前，老蔡反复咀嚼着这句在梦里和现实中出现过的话。他不由自主拿起电话，给远在武汉的儿子打过去，足足打了四十分。放下电话，老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把社区大学生村官小缪叫到办公室，吩咐他制作几

张登记表格。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尤其是到了年终，各种检查、评比、慰问；各种报表、数据统计；各种迎来送往，大到经济指标，小到二胎指标，全都需要老蔡把控。社区定编干部不足十人，好在老蔡经验丰富，人缘广泛，处事有道，也深得人心，各项工作到也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全镇十二个社区、村居考核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用镇党委林书记的话说，有老蔡在，我们放心！

社区工作，虽然也有上下班作息时间，但老蔡基本上是全天候的工作。忙了一天，社区窗口人员已经下班回家，老蔡还在办公室审定小缪送来的《向阳社区在武汉人员2020春节回乡统计表》《向阳社区居(村)民2020年春节期间娶嫁喜事统计表》《向阳社区各小区(组)文体活动演出时间统计表》等表格。

忽然，门外“嗵嗵嗵”传来一阵脚步声，没等老蔡去开门，门就被人推开，进来的人原来是“赛庆嫂”。

“赛庆嫂”一反常态，满脸怒气，对着老蔡责问道：“老蔡呀老蔡，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相信你，信任你，你现在倒好，居然让你在武汉的儿子到工地上，把我老公拉到医院去检查。我们是老乡呀，你儿子是不是有病人指标，拉老乡充数呀，你这不是在坑我们吗？”

这次老蔡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大妹子呀，别激动，来，先坐下来，我说给你听！”

老蔡有意放慢节奏，到饮水机里倒了一杯水递给“赛庆嫂”。没有直接接她的话茬，而是反问了一句：“大妹子，我想问你一件事，还记得非典吗？”

“怎么会忘，那时，我还在上学，我们在学校里被隔离了两个月！”“赛庆嫂”显然在回忆中。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如果现在非典要卷土重来，你希望它来吗？”

“那我肯定不希望它来呀！”“赛庆嫂”似乎隐约感觉到什么，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于是，老蔡把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情况和危害性一一讲给她听，最后他诚恳地对“赛庆嫂”说：“大妹子呀，等明天你老公检查结果出来，我们再作决定，我承诺，只要你老公是普通感冒，我会到机场亲自接他们回来！”

(二)

## 故事里的故事 (小说)

□段国圣

然而止！他总是这样，紧要关头卖关子！

啪！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整整一个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原来是花猫咪咪跳上窗台抓破了一只彩色的气球。外婆吓得大叫一声，差点瘫倒在桌子底下。这一意外不可避免地引起一阵骚动。

父亲甚至破天荒地剥了一颗橘子塞进妈妈的嘴里。

该轮到外婆了，外婆的故事好像被榨取得差不多了，当大家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才像下了一个好大的决心似的讲了一个对我们隐瞒了半个世纪故事，“那还是在五十年前，我十八岁……”外婆断断续续地讲完故事，眼角居然挂满了泪水，妈妈抽出一张纸巾让她擦去眼泪。大家心里有些难受，都默不作声。许久外公才对我说：该你讲了，我的小宝贝。

对对对，该轮到我了。

不过我的故事总是被他们取笑，说我胡编乱造，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滑稽可笑。

外公还批评道：低俗。

我有点委屈，这些故事我都是从书本上和电视上看到的，怎么能说是胡编乱造呢？

所以今天我要另辟蹊径讲一个我自己创作的故事。

对对对，该轮到我